

闲  
暇时光

## 南窗外的白头翁

□ 艾金才

“唧唧里唧格”，每天清晨6时左右，我的南窗外总会传来两只白头翁阵阵悦耳动听的鸣叫声。爱人说：白头翁提醒你该起床晨练了。

听鸟叫声是我和爱人的爱好。平时去公园，我们最爱漫步林荫小道，凝神聆听各种鸟叫，是我们最大的乐趣。原先我们家一直养着娇凤鸟，后因防禽流感才停止。但养鸟的情结难以忘怀。这两只白头翁的到来，正好填补了我们的思念。虽不是笼养近距离接触，但它们能天天光顾，我们也感到很满足。当我给盆栽浇水、松土、施肥时，它们往往距我2米多远的地方观看着，细语着，一点也不胆怯，我一离开，它们就会飞入盆栽丛中，寻找食物。

由于我在房前屋后栽有近百盆各种花卉，其中的桑果、冬珊瑚果、紫苏籽、枸杞子等以及盆土上、花草上的小虫，都是白头翁最爱的食物。

天寒地冻时觅食困难，它们经常会站在花架上，时不时地叫上几声“唧、唧”，似乎在说“饿、饿”，我爱人会心领神会地将一小勺小黄米送到花架上。过后，再听到“唧——唧”两声连叫，可能表示“谢——谢”，它们就飞走了。

我家南窗外绿地上生长着一棵近3米高的桂花树，叶密荫浓。这对白头

翁看上了这方风水宝地，竟然在上面筑起了爱巢。今年5月初的一天，忽听南窗外传来一阵“嘎、嘎”急促的鸟叫声，奔出去一看，一只羽翼未丰的小雏鸟在树下跌跌撞撞。原来是小白头翁迫不及待地飞出鸟巢想闯世界，但心有余力不足，跌落地上。难怪鸟爹鸟妈急得大叫了。我也情急，唯恐窜出一只野猫将这心肝宝贝叼走。于是，我连忙将它捧在手心，想不到手指挨了老鸟的一口飞啄，真是鸟虽弱小，为母则刚，可能被老鸟误会了。我连忙叫爱人搬来一把木椅，站上后轻轻地将小鸟放回巢中。两只老鸟不再上蹿下跳，平静了许多。过了两天，它们全家就飞走了。

今年清明节前，花友送我4株番茄苗。可想不到的是这番茄苗越长越长，还攀起了藤，不久就萌出了翡翠般的绿果一串串。经20多天，小番茄直径已达3厘米左右。再看颜色，却成了黑白混血儿——淡灰紫色。凭我的经验，青番茄含有龙葵碱是不宜食用的。这番茄是否能吃，真有些吃不准。我曾经有尝乳茄的教训，那年养了一盆乳茄（黄金果），熟果金灿灿，非常养眼，我大胆尝了一口，舌头上残留的苦味整整让我难受了2天才得以消除。这种小番茄是否一样只能观赏不可食用呢？后来一想，鸟应该知道什么能吃，什么不能吃，看看鸟是否会啄食？但那

两只白头翁站在附近的电线上，只叫唤不动口。它们“门槛”太精了，分明是在等我尝第一口。就这样，我与它们僵持了几天。眼看部分小番茄熟透要落果了，我硬着头皮先尝了一口，发觉味同圣女果，甜度略胜一筹。上网一查，才知这品种是农科专家近年培育的新品种——微型紫番茄。

于是，我一下子采了3斤多。我尝果、采果的过程可能让白头翁完全观察到了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一清早，我还未起床，就听到“唧——唧，唧——唧”阵阵欢叫声。起来一看，有6颗成熟番茄已经皮开肉绽了。从此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有时，它们还带来六七只白头翁，边啄食番茄边鸣啾。有时大概吃饱了，齐刷刷一字排开，站在电线上一起高歌一曲：“唧格里唧格，唧格里唧格”，声声悦耳，犹如爱人参加街道唱歌班的小合唱。

爱人说，藤上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番茄，不必采摘了，权当以小番茄换鸟语配你的花香吧！

能天天听到鸟儿歌唱，正合我意。

□ 邱伟坚

上海人称呼东西为“么事”。

管中窥豹，早先新村工房里左邻右舍的亲密度可以从互相借么事体现出来：3室儿子幼儿园拍毕业照没有像样的上装，就会去隔壁小哥哥那里借一件来；4室来了交关客人，跑到贴隔壁去借碗盖及骨牌凳；至于借报纸眼镜算盘、针头线脑熨斗、榔头扳手老虎钳……更是司空见惯的寻常事。

印象较深的是宁波阿姨家的磨水磨粉的石头磨子，一家拥有全楼分享：每到年夜前夕，它就像一头老黄牛不分白昼黑夜工作着，夜深人静时分楼上有嗡嗡作响的震动声，那是上班族在忙碌，白天则是闲散在家的老妈妈们操练时刻，而到了星期天则更为忙碌，常常是这家还有半箩浸泡好的糯米尚未投入，下家已经在门口等候了，嘴里嚷着不急不急，其实个个都急的，因为他后面还有人候着呢！

老黄牛再勤恳也要调养休整，左邻右舍不歇气地连轴转，转得石磨沟槽已没了痕迹。元宵节过后宁波阿姨喊来石匠师傅，上门用凿子将槽子加深，邻舍们过意不去，这个说工钱应该由众人分担，那个让石匠师傅到她家去吃午饭……

很多年以后一次我去老工房，看到那台早已闲置的石磨蜷缩在阳台一个角落里，看到曾被不同手掌握得纤细的手柄，不由得想到了它曾经辉煌过去，一台小小的石磨折射出的邻里亲情，就像从里头汩汩流淌出的米汁一般浓稠。

最牛的当数借场所。那时候经济拮据，农村老家来了客人不可能去借宿旅馆，邻居家

的地铺是最好的选择，吃罢晚饭携着被褥来到邻家，围坐在地铺上与主人一起聊着家常，无非是田里收成、养了多少猪羊，主人则是细数与他们家交往多少年来轶事趣闻，唏嘘往事故人不再。那时候儿女们婚嫁，在家中办婚庆酒席的颇多，譬如我就是。记得那天整个楼层邻舍家成了婚宴的包厢，儿女们的大喜之日，正是众邻舍们欢颜同庆之时，同时也是他们劳累辛苦之日：除了酒菜，其他诸如碗筷杯盘乃至圆台面，一律由邻舍家提供，他们张罗着在共用厨房乃至阳台走廊支上锅灶架上案板拉上灯泡，让其成为大厨们施展厨艺的场所。新郎新娘端着酒杯在每户灯火通明的人家间穿梭，邻居家的女主人承担起端菜跑堂的角色，受邀来的亲戚朋友目睹这一幕，无限感慨道：你们这里的邻居啊……

借人手及力气的更是家常便饭。当年有子女去上山下乡的，不用召唤会有邻舍来你家帮忙捆打行李，帮忙用黄鱼车送去集合地点，出发那日，整个楼层全体出动送到新村车站；哪家乔迁，会有人去帮着粉刷新居，到了搬家之日，楼上楼下全来相帮搬运家具物件，男女老少皆成搬家公司一员……时至今日每每想到这些，还会思绪难平泪眼模糊……

忆  
当年

当年邻舍借东西



书法 循之作

## “金笔”修缮记

□ 丁汀

在普遍用键盘码字的当下，我这个习惯了“两栖”写作（先纸上后打字）的半老头居然还在为修一支“英雄”金笔而穿越半个上海，去寻觅它的娘家，央求修笔师傅能否“起死回生”。何以如此执着修笔？待我慢慢道来……

长期喜欢写写弄弄，所有的亲友一旦到了“以礼相赠”之际，便以送笔为敬。多年以来，收到的各种礼笔不下一二十支，大部分是需要吸墨水的钢笔，但常常嫌麻烦，爬格子时以一次性水笔或圆珠笔为主。然而，每每一次性用完丢弃的缘故，总感到浪费而内疚。并非不想用钢笔，只是现在的钢笔牌子来头大，且不乏洋名，但书写的流畅度却不尽如我意，常常因文思喷涌而出水速度跟不上遭到束之高阁。

不料，有一支精致盒装的“英雄金

笔”特好使，笔尖圆润，书写流畅，于是就弃众笔而独宠这支“英雄”好多年。然而，前不久，因这支笔负担太重，握笔处不堪我重笔头折腾，竟渗出墨水来，弄得手上墨黧黑。我试图以裹上创口贴，阻断“黑血”而不得，只好重操一次性水笔。

实在舍不得将这支受伤的“英雄金笔”打入冷宫，于是，上网寻找“英雄”的娘家是否还有修笔服务，终于找到了已迁入普陀区绥德路一个工业园区内的厂址，方知创建于1931年的“英雄金笔”至今已90岁的老英雄了，虽身经百战，名扬四海，但终难敌网络时代的键盘“新辈”，其迁址“偏安”或许就是一个注脚。所幸，仍有修笔业务。我赶紧拿出渗漏的笔给一位中年师傅诊断。令人沮丧的判断竟然是：“这笔非我厂出品，有可能是义乌市场的冒牌。阿拉不修非本厂产品。”冒着酷暑，花了半天时间，却在

“英雄金笔”的娘家得到这么一瓢冷水，心境可想而知。不过，这瓢冷水泼醒了我：与其铩羽而归，不如再来一支“真英雄”弥补遗憾？

于是，跟着一位修笔女师傅来到经营部，陈列的柜台里“英雄家族”林立，老牌子新品种目不暇接。此刻，我恍若一个老儒夫误闯进了满目“英雄”的阵仗，神情有点慌张，见笔价有几十元到几千元的。其实，此刻我就想买一支“真英雄”而已，不影响我的实际用笔。一位修笔小伙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，推荐了一支仅25元的“英雄金笔”。经试写，还真可以。

终于揣了一支价廉物美的新“英雄”踏上了回家路，虽然弥补了冒牌不修的遗憾，但总在思忖：哪里也可以修好这类笔呢？

碧绿生青的面拖白蟹，功德圆满矣。

趁热持蟹大嚼。咬合时，薄薄的面浆轻盈又牢牢吸附了汤汁的味道，不仅连蟹壳都不想吐，甚至十个指头都要舔干净。而丝丝缕缕的蟹肉一入口，那种只有蟹才有的醇香直捣心窝，舌尖都兴奋地颤动起来。

对于家里的小孩而言，最值得回味的还是那蟹肉和蟹黄精华全汇入其中的面浆。因此，早早地盛好了一碗饭，不辞辛劳地用小调羹一次又一次把盘中面浆刮到自己的碗中，让白白的米饭浇上一层黏厚而金黄的粉汁。

我  
家厨房

## 面拖白蟹

□ 王蕙利

白蟹也称“梭子蟹”。早年申城，菜市场里常见的都是从冷库里拿出来的、软塌塌地置于碎冰或冰水中的白蟹。但上海人的精干，也充分体现在那种看似低调却处处充满小惊艳的厨艺上。对于此类肉质稀松的白蟹，竟别出心裁地将其做成面拖蟹，造就了一款极具代表性的沪上人家味道。

“面拖蟹”之称，缘于其拖面带浆之故。选白蟹数只，先将外表洗净，剥壳去腮后斩成两半，裹上干面粉。油锅烧五分熟，下姜丝焯香后，将蟹块排列锅中，煎至金黄，喷料酒去腥，再淋少许老抽，加水盖过蟹块略高，盖上锅盖焖三五分钟，调以盐、糖入味，倒入调好的稀面浆，中火炒至起浆，最后加入几粒焯过的毛豆，并撒上葱花，给面浆的稀薄感增加点变化，蟹牙红玉白，豆